

空心



冰魂 / 著

作家出版社

空心

冰魂/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心/冰魂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 2

ISBN 7-5063-1401-0

I. 空… II. 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2208 号

空 心

作者: 冰魂

责任编辑: 联合国

装帧设计: 王向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 bta. net. 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通县宏飞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86 千

印张: 13.25 插页: 2

印数: 001—5000

版次: 199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401-0/I·1389

定价: 21.2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 一 章	空 归.....	(1)
第 二 章	空 套.....	(27)
第 三 章	空 谋.....	(59)
第 四 章	空 追.....	(86)
第 五 章	空 色	(115)
第 六 章	空 访	(146)
第 七 章	空 月	(171)
第 八 章	空 情	(203)
第 九 章	空 恋	(235)
第 十 章	空 卦	(265)
第 十 一 章	空 梦	(295)
第 十 二 章	空 婚	(322)
第 十 三 章	空 计	(343)
第 十 四 章	空 逃	(371)
第 十 五 章	空 心	(400)

第一章

空

归

浴室的灯泡柔和得有些缺少朝气，软绵绵地或曰是温柔地照耀着周流云涂满了浴液的芳躯，照耀得浴液泡沫发出轻微的叹息破灭并飘落。哼着一支电影歌曲，周流云打开喷头，让自己淋浴在哗哗的且散着热气的净水之下，自然地也让那一支哼着的歌曲流淌出缭绕着的芬芳。

姿态优雅地坐到梳妆台前，优雅的姿态的确俨然是一位明星演员的姿态。就算没有旁观者，周流云也从不浪费自己呈现美和创造美的过程和环境。手势准确而又轻松地梳理着她那一头不长也不短的秀发，同时也梳理着这一刻并不流畅的思绪，周流云无言地对着镜中的自己表演了一个“嫣然一笑”。周流云其实非常地欣赏自己胴体呈现出来的鲜亮姿色，欣赏的程度差不多接近于“自恋”。不过周流云更欣赏自己的“嫣然一笑”。也差不多正是有了这样的笑，使得周流云在来到 M 国之后，许多次的危难因之而转危为安。

事实上，周流云的笑脸每每葵花一样盛开之时确实是美得动人的。曾有不少的影视评论家，特别是 M 国的影视评论家，在评论周流云在剧中表演水平的优劣之后，总要在行文的结尾处加一段有关周流云姿色美方面的结语，比如“周流云外在的条件无可挑剔”、“周流云是中国女演员中不可多得的美人坯子”等等。

应该说周流云的姿色和她的演技一样，接近完美无缺，让人无可挑剔。周流云把自己的一头秀发梳成飞瀑直下的形状，让人似乎感到从这飞瀑之上溅落的朵朵水花，已幻化成只只红黄蓝绿的彩蝶，纷飞到理想的空间之内，点缀成一道风景或是成为自己某一条裙子花边的点缀。周流云把自己的眉毛描成两道弯弯的堤坝，而将双眼通过黑底蓝边的手段处理成地道的两汪湖水。这湖水是清澈而又明快的，这湖水是火热而又含情的，清澈明快得就同两只透亮的玻璃容器，火热含情得就是两支动听的情歌。周流云把自己的双腿涂成新荷初开的色彩，芬芳而又鲜嫩，可以招至阳光前的雨露也可以伴和款款蜻蜓的点水之韵。周流云把自己的两片嘴唇抹得

鲜红欲滴，并勾了淡淡的黑色唇线。她懂得这种效果在灯光的照耀之下会显得十分的光洁和富有青春气息。

想了很久，周流云还是从皮箱的底层翻出了那一套草绿色的三件套裙。这三件套裙是真丝的，也是多年前周流云从中国来 M 国时穿的衣服。这些年，周流云没再穿过，此刻穿上，似乎又找到了某些早已不在的感觉。周流云知道，在中国，有一个叫韦高的男人最喜欢她穿这套裙子。周流云当然也知道，此刻她身处的 M 国一个叫迈克尔的男人，也是从欣赏这套出色的裙子开始才渐渐欣赏起自己的。

迈克尔几个小时之前还在周流云的房间，谈了许多话，谈得十分细心和周到。周流云明白，迈克尔与人谈话的水平很高，非是一般人闲聊天的那种状态，而是接近中国人所说的那种“演讲艺术”或曰“天生的口才”。一个下午的长谈令周流云感到枯燥的同时也感到某种超前的担心和惧怕。当然，在这一个下午，周流云也从迈克尔从没在她面前显露过的不怒自威的面孔里面读出一种与危险危难共生着奢侈和豪华生活的禅机。周流云相信自己有能力破译和读懂这禅机的正反两面，就同能略一留神便能读懂迈克尔之于自己的所有图谋。

等到周流云不住地保证式地点头决心式地点头，迈克尔的面孔才组织出轻松的微笑。周流云是熟悉他的这种微笑的，就同熟悉自己的“嫣然一笑”。迈克尔笑过之后就说来吧我的中国美人，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是双重性的，语言的交谈往往是交待什么问题交换什么意见交换什么思想，而形体的交谈则是交换彼此的爱抚和需要。

一点也不夸张地说，周流云已经习惯了与迈克尔进行所

谓的形体交谈。当然，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周流云不敢不服从于迈克尔的旨意，或曰不愿违背迈克尔所提出的形体交谈的要求。周流云明白不服从迈克尔将会给自己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因而每每都能兴奋无比地与迈克尔共同营造着形体交谈的氛围。

收拾好最后的一件行李，也收拾好一直都有些紊乱的思绪和心态，看一眼表，时钟已指向午后六点半。周流云明白，这一刻，在中国的京都，正是早晨五、六点钟，属于晨起跑步锻炼、老人们到公园练太极的时间了。

有“妹妹找哥泪花流”的音乐响起，周流云听到后，知道有人按动门铃了，开开门，果然，门外便站着一位看上去非常体面的中国男人。周流云一见，那嫣然一笑立刻就有了：

诗鸥，真是你，我开门时还在想，你是怎么搞的，都这个钟点了，不见人来，也不见电话来！

流云，我这不是来了吗！嗨——流云，从来没有看见你穿这套裙子的，看上去太漂亮了！

是裙子漂亮么？

裙子和人都漂亮！

知道你会这么拍我——有什么用？她呢？

你是问依娅云丽斯？

是的。她收拾好了么？

已经去机场了。流云，这么多年没回国的，也没给家里和朋友买点礼物？

有钱带回去就行！

跟我的想法一样！流云，走吧，再不动身，飞机怕是不

等我们两人的。

带上门，锁好，周流云觉得有一种失落派生出的怅惘。按照常情，游荡在 M 国这么些年，饱尝了酸甜苦辣人生艰辛，在即将归国重逢亲朋故友的时间，应该有激动有兴奋有衣锦还乡的感慨才对。再一次地扫一眼淡青色的双重安全门，扫一眼安全门上的那一明一暗的密码锁，周流云觉得似乎尽管自己现在已在门外，却有许多许多属于自己的东西仍然被这门锁在里面，任其在里面霉烂腐化继而消失，周流云明白这许许多多东西之中最为珍贵的就是自己多年来的青春岁月。

幅度不大地摇摇头，摇掉失落的情绪也摇落润滑在眼角的两滴清泪，仄过头说诗鸥我们走吧！

看着机窗之外浮云组成的群山和海洋，看着这些群山的飘动和海洋的汹涌，周流云的心境起伏难平。闭了闭双目，关上窗板，听得空姐充满了温和的一声问话，要了杯加冰咖啡，见邻座的依娅云丽斯正在欣赏性地撕着北冰洋矿泉水的商标，不觉突然地想起诗人冰魂的一首诗来。周流云想起的这首诗是《飞升》，《飞升》中有这么样的几句：空姐的微笑/随着一瓶饮料的商标撕下/飘荡/飞升的意象是有了/奈何那一颗太重的心/仍沉睡在某个死角……

默默地诵完这几句，周流云抬手拍了拍前座的赵诗鸥，说道：

诗鸥，你曾是著名青年诗人的，知道一个叫冰魂的诗人么？

你认识他？

我问你呢！

认识。告诉你吧，我与冰魂是高中同学，我们两人的诗人梦，是在高中时代，一齐放飞的！流云，你怎么也认识冰魂呢？

我唱过他写的歌。

依娅云丽斯这时插话，问周流云说中国的女性都像飞机上服务小姐一样漂亮么？周流云点点头又摇摇头，想接着刚才的话茬继续与诗鸥交谈，可是诗鸥似乎已经在专心地读一张中文版的《京都日报》了。

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是漫长而又呆板的。周流云本来把这难挨的时间分成三个等份，睡觉、聊天、看报刊杂志。周流云明白，睡觉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设想着见到久别的父母之后见到久别的亲朋旧友之后的那种激动场景。周流云忘不了五年前她告别父母告别亲朋好友前往 M 国时分手的一幕，那一幕是叫人魂牵梦绕的，那一幕是叫人心酸眼热的。周流云知道自己的硬性离去曾给父母带来多么大的痛苦，因此才想到用这种突然地“从天而降”给父母带来惊喜倍至的幸福。

想找一找这样的感觉，或者说是想小憩一会儿，周流云摘下了宽边墨镜，站起来，走着去一趟洗手间作一下小憩前的准备，没料想这时在乘客中有一个男青年认出了她，试着大喊了一声：

周流云！

周流云回过头站住了，问道谁在叫我的名字？站起来的男青年此刻已经是激动不已，大声地叫喊道：

大家快瞧呀，她就是主演过梅妞儿的影星周流云！

是的！是性感明星周流云！

果真是她！果真是青春明星周流云！

听到这些此起彼伏的赞叹式呼喊，周流云有些受宠若惊，她没料到在自己出国五年之后归来的班机上，仍然有人一眼就认出了她！周流云向站起来的人群扬扬手，分明地已经意识到了眼眶在渐渐地发热，她明白这即将涌出的泪并不是由于即兴表演的需要。

周流云，得了大奖之后，这么多年，怎么再也见不到你了？

周流云，听说你在 M 国上过裸体镜头，是真的吗？

周流云，影视界有人评论你是性感明星，你怎么看待呢？

周流云，你在 M 国结婚了吗？

.....

听得这些一声接一声的问题，周流云微笑以答，她明白尽管中国的语言十分丰富，在这一刻也很难同时回答众多的问话人，只有自己充满了深情充满了善意的微笑，才能令大家同时得到一种不是答案的满意答案。

机长在这时闻讯而来，让乘客们各自坐定之后，走近周流云，声音很甜态度很诚恳地说：

周流云小姐，你能乘坐我的这一次班机，作为机长的我觉得十分荣幸！您也看见了，尽管您已经五年来没在祖国的影视上露面，但属于您的崇拜者仍然一直在关心着您！此刻，您能对在这次班机上的崇拜者说点什么吗？

周流云接过机长递来的麦克风，嘴唇动了动，没有话语，只有明亮的双眼中莹莹闪动生辉的泪水。从衣兜中掏出一张香巾纸，抹掉眼睛中的泪水也抹平起伏着的激动之后，

说，我为大家唱支歌吧。这支歌，是我主演《梅妞儿》时由诗人冰魂作词的，歌名大家或许还记得，叫《我是你的一个梦》，我这就为大家唱：

有时你把我装在衣袋中
有时你把我揣在胸怀中
大哥哥呀你说过
我是你的一个梦

有时你把我装在信封中
有时你把我夹在书页中
大哥哥呀你说过
我是你的一个梦

我是你的一个梦
我的大哥哥
梦中有星河——大哥哥
梦中有轿飘呀飘哦
要抬就抬妞儿我——大哥哥

.....

室外的天空奔涌着并不响亮的一阵阵雷声，云朵一块块地惊得东逃西窜，周光亮想起身亲手关窗，刚一站起，右肩胛上就一阵疼痛难忍。每到阴天有雨的时间，周光亮的右肩胛就会疼痛，这种疼痛陪伴着他走过了近五十年的人生驿站。只要肩胛一痛，周光亮的思绪就会闪回到数十年前的那

一场战火硝烟中。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西南某座深山之中，围剿国民党一股残余匪徒武装的战斗仍在持续着。周光亮凭着信号弹的照耀，发现了一个藏在树后的匪徒正在朝一个战士瞄准，于是，周光亮迅速闪出用身体护住这个战士的同时也朝匪徒打了三枪！匪徒的枪也在这时候响了三下，一粒子弹从左肩上飞过，一粒子弹从棉帽顶上穿洞而过，一粒子弹穿透棉衣再穿透皮肉然后卡在肩胛骨里。周光亮感到肩胛骨一麻的同时机智地一仰而倒，压倒那个战士并紧搂住就地急滚，只滚得那个战士尖声细语地喊你搂痛了我放开！

听到这一声“尖叫”，周光亮才明白自己搂着滚了这么远这么久的是一个女孩，脸红得就像血水染过，事实上肩头上的血的确也在不知不觉中染红了他的面部也染红了女孩的面部。女孩等周光亮松开她，替他包扎好伤口之后，声音温柔得与还在响的枪炮声极不协调地说道，我叫白雪，谢谢你救了我！周光亮说我叫周光亮，“周”是“同”志的“同”多一个“十字”的“周”，“光”就是星“光”的“光”，“亮”是月亮的“亮”。女孩说我认识你的知道你是周连长！

数月后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昆明湖畔，轻风拂动着嫩柳的春情，轻舟荡漾着碧波的平静。周光亮和白雪坐在一处亭榭内，坐看流萤飞亮他眼前的夜景也飞亮他模模糊糊的感觉。

那一个春风薰醉的夜晚，周光亮记得星斗每一下眨眼，记得湖上每一个波纹，但分手又都是记不清晰的，只记得白雪和他在那一晚订下了终身……

一道强有力的闪电袭进室内，袭得周光亮头顶的白发直

颤，同时也令他的回忆中断。周光亮将白雪穿着军装的黑白照片重新放入像框，摆好，室外的大雨瓢泼而下之时电话也急促地响了起来。

电话是秘书打来的，问他在这个下午用不用车，如果不用，夫人打算用他的这辆专车去保龄球馆。周光亮现在的“夫人”叫牟若梅。周光亮听完电话后不知从哪儿冒出一团火气，一连说了三个不行，同时指示以后也不准给“夫人”派公车。

其实，周光亮现在的老伴牟若梅并不很老，实际年龄只有四十八岁，因为保养得颇为得当，穿妆过后，给人的感觉大约在三十五六左右。牟若梅是在1970年才嫁给周光亮的，当时只有二十岁。据传间接的媒人是大人物。他给周光亮打来电话，在电话中大概说过这么一段话，小周呀，人死了是不能复生的，活着的人还得美满满满地活着！大家都知道，白雪是个好同志，也是个好妻子！可是，她毕竟光荣了二十多年了。小周，你为她守了这么多年的“寡”，白雪要是在天有灵，也会不忍和伤心的！小周，我今天给你通这个电话，就是要命令你，再娶一个女人！目标我已经替你选好了，明天我就派人给你送去！周光亮当时就想哭。快五十岁的人了，还叫老首长挂心，是因为激动还是感激或是难过，那流泪的一刻，周光亮自己也弄不明白。

周光亮将电话挂好，似乎“气犹未尽”，真的认为牟若梅近年来变了，变得真的是“所谓的夫人”了。组织上明明是有规定的，专车，就是专车，不是任何人都有权利用的，这任何人中自然也應該包括她牟若梅。当然，周光亮并非有的时候都这么刻板，偶尔间也让牟若梅用一用自己的车，

周光亮尽管明白自己这偶尔间也是在以权谋私，但自认错误不大。

门在这时候被人推开，周光亮知道，他的这道门，敢不敲响且一推而进的人，一定不是自己的下级。果然，推门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老伴牟若梅。周光亮见满脸不悦的牟若梅，并没有软下自己的声调的威严，道：

不是对你讲过，没有事，不许到我的办公室来！

谁说我没有事？我来找你，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小的事！

老牟，看样子你又要犯病了，想吵架，等我下班回家后再吵！

你说，你的车，臭参谋烂干事的都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

他们那都是工作用车！你呢——用车去玩保龄球，合适么？老牟，虽说你现在不在职了，但还是一名党员嘛，党性不能丢。

用一下你的车就是丢了党性了？告诉你，我今天用车，不是以你老伴的名义，而是以你的一个生活秘书的名义，办公用车！

行了！我还有许多文件要看，别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怎么，还等我强下逐客令呀？

好你个老周，我就不信，除了你，我在这幢三十层的办公楼里，就要不到一辆车用！

喂——记住，别打我的牌子找人情！否则，我会真的对你不客气！

牟若梅回头一望，没留下什么话语，只留下一束说不清是什么味道的目光。周光亮看到这束目光，同样地说不清心

里涌出的滋味。不过，有一点周光亮是清楚的，那就是牟若梅的目光中，已经没有从前的那种对自己的崇敬和爱戴了。

云丽斯在周流云唱着《我是你的一个梦》的时候，坐到赵诗鸥的身边，润了润唇之后给了诗鸥一个意味深长的吻。诗鸥没动，但多少已经明白云丽斯在这无奈的飞行中产生了一种寂寞和空虚了。

听不进周流云在唱什么，依姬云丽斯也不想听进，搂住诗鸥说诗鸥给我讲一个中国故事吧？诗鸥一笑，云丽斯也笑了。

云丽斯记得，第一次认识诗鸥时，诗鸥那种循规蹈矩的刻板让她感到呆头呆脑，滑稽可笑。云丽斯就偏爱看他那种呆头呆脑、滑稽可笑的样子，也像现在搂着的样子，云丽斯便要和他接个吻，吓得诗鸥那时缩成了一团，让云丽斯几年后想起来还是想笑。

飞机突然地颠簸起来，云丽斯睁开眼，见不少的乘客已经流露出惊慌的神情了。乘务小姐们这时一个个站到了自己的岗位，微笑着一种平静和温暖，解释着说道飞机刚才只是试着作了一次降落，只因为机场上方乌云密布，能见度极差，一时间无法着陆！还说请乘客们放心，飞机上备用油箱的油足够在京都市的上空“闲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周流云苦苦地一笑，觉得归来之时，脚没粘地就碰到不顺的情况，此怕怕是更会有什么不顺的事情发生了。

周流云领着赵诗鸥和云丽斯，模样不恭或曰落汤鸡样地走进客厅，大声地叫了一声爸和妈之后，长吁一口气道总算平安地到家了。

听得一声喊，牟若梅从楼上探头一望，见挂肚牵肠了五年之久的女儿模样可怜地立在客厅中央，泪水哗啦啦掉下来的同时也踉跄着惊慌的脚步走下楼来：

流云，真是你回来了么流云？

妈，这还能有假吗！爸呢？

他呀，老习惯，晚饭后一个小时的绘画，雷打不动！

谁说雷打不动？真的是我女儿回来了？

爸，是我回来了！爸，妈，我介绍一下，这位是依娅云丽斯小姐，这位是赵诗鸥先生，都是我在国外时的同事和搭档。

伯父好！阿姨好！

好，好！流云，快招呼你的同事去洗澡更衣，我去吩咐厨房，替你们作些吃的。

妈，云丽斯和赵诗鸥要在我家住一段不短的时间，顺便吩咐一下，收拾出两间卧室吧！

行。老周，你看，哪两间合适？

我不参入家政，一切由你说了算！流云，来，让老爸好好瞧瞧，看看长大了没有？

爸，我再长三十岁，也还是你的女儿哩！

嗯——不错，少了些出国前的丫片儿气！啊——这套裙子还很新嘛，一直没穿？流云，要不要打个电话，叫他来？

爸，你应该知道的，我和他早在五年前我走时，就说好分手的。

爸知道，不过——就是分了手，韦高他也是你的良师益友嘛，没有他，流云，你能走进影视圈，能有今天？

爸，我明白，改日我去看他就是了。爸，我这次回国，还